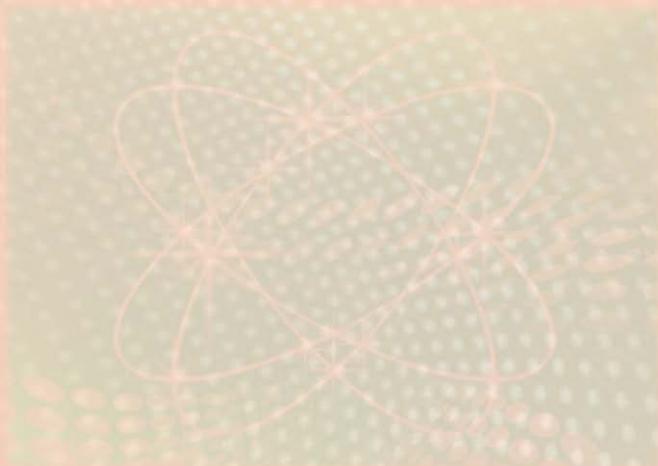
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

宋太祖赵匡胤

杨发兴 主编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宋太祖赵匡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/ 杨发兴主编. ——延吉: 延边人民出版社, 2002. 8 (2007. 12 重印)

ISBN 978-7-80648-845-4

I. 世… II. 杨… III. 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211 号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——宋太祖赵匡胤

主编: 杨发兴

责任编辑: 张光朝

责任校对: 李秋根

版式设计: 李宏

出版发行: 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, <http://www.ybcbs.com>)

印刷: 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

开本: 787×10921 / 16

印张: 360

字数: 300 千字

印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648-845-4

定价: 576. 00 元

前言

宋太祖赵匡胤（927年—976年），中国北宋王朝的建立者，庙号宋太祖，涿州（今河北涿州）人。出身武将世家，赵弘殷次子。948年，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，屡立战功。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，赵匡胤任禁军军官、殿前都点检。周世宗柴荣死后，恭帝即位，建隆元年（960年），他以镇、定二州的名义，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，领兵出征，发动“陈桥兵变”，黄袍加身，代周称帝，建立宋朝，定都开封。

赵匡胤称帝后，963年平定荆南和湖南，965年灭后蜀，971年灭南汉，975年，灭南唐，俘虏南唐后主李煜，除北汉之外，十国基本统一。

统一后，他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，逼迫手下将领交出兵权，建立中央集权。

赵匡胤在位17年，死于976年，时年50岁，庙号太祖。他的死因颇为奇巧，历史上有“烛影斧声”的传说，传说是其弟赵匡义加害，篡夺帝位。真是天道玄远，难以祥说。

他是一个敢冒天下之大险的江湖浪子，以其沉稳果断的手腕，老谋深邃的远见，克己敛淫的秉性，义字为先的执著，收服着一块块已被血泪浸透的神州大地，一步步在狼烟滚滚，哀号遍野，白骨饿殍，尸横沟壑中登上至尊大位，拉开大宋王朝辉煌的帷幕。是他打破中国历史的政坛神话，以千里送京娘，赢得天下人的尊重。他以黄袍加身，登上九五之尊，以杯酒释兵权，获得中央集权，以斧影烛光，留下千古迷团，他的一生充满着大起大落的矛盾，冲突和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。

本书在尊重基本史实和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以精练的语言、精审的考辩，淋漓尽致地展现赵匡胤从少年罹祸到建立大宋王朝，前后几十年的军政生涯，展现五代十国那个动荡黑暗的特殊时代的社会人情，精心塑造以宋太祖赵匡胤为主的大宋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君、臣、军、民中的各式人物群象。给广大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赵匡胤，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 自命天龙下凡.....	1
第二章 金戈铁马与儿女情长.....	91
第三章 施新政释兵权.....	178
第四章 固江山灭南汉.....	376
第五章 满志覬觐南唐美女.....	501
第六章 红烛高燃魂归朦胧.....	613

第一章 自命天龙下凡

天成二年(公元 927 年)三月十六日,后唐都城洛阳夹马营的一座府宅内,香烟缭绕。缭绕的香烟中,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显得庄重而神秘。佛像并不大,但一双佛眼却慈善而凝重。佛眼透过袅娜的香烟,笼罩着那位双膝跪地的祈祷者。

祈祷者缓缓地抬起了头。这是一个中年男人。看他的面貌,似乎比观世音还要亲善。圆圆的脸,温柔的鼻子,眉宇间透着一团和气,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位乐善好施者。而实际上,他却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,姓赵,名弘殷,时任后唐飞捷指挥使。

赵家祖居涿郡(今北京市西南),是世代代的官宦之家。赵弘殷的曾祖赵眺,曾在唐朝先后任过永清、文安、幽都令;祖父赵珽,担任过御史中丞一职;父亲赵敬,历任营州、蓟州、涿州刺史。赵弘殷靠着一身过硬的骑马射箭功夫,曾带着五百人在黄河边上救过后唐庄宗李存勖一命,故而博得了个飞捷指挥使的武职。此职是统帅皇帝亲军的,可见李存勖对他的器重和信任。虽然,李直称帝之后,赵弘殷失去了信臣的地位,但职务却也未变。

一个大将军,为何要跪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前焚香祷告?他究竟要祷告什么?

原来,内室里,赵弘殷的妻子杜氏正在努力地要把腹中的胎儿生出来。赵弘殷是在为妻子生产而祈祷。

一般人作如此祈祷,无外乎有两大内容,一是祈祷妻子生产顺利,二是祈祷妻子最好能产下一个男孩。但赵弘殷不同,他的祈祷还有第三项内容,那就是:无论妻子生男生女,都千万别过早地夭折。

这似乎有些奇怪，更似乎有些不近情理。妻子尚未生产，赵弘殷为何就想到了夭折一事？原因是，在此之前，赵妻杜氏曾产过一女，但不久便夭折了，后来，杜氏又产下一儿，赵弘殷高兴得不得了，为儿取各“匡济”——“匡济”乃匡济天下之意，从此不难看出赵弘殷自己的远大志向及对儿子的莫大期望——但匡济刚满周岁，就又夭折了。

赵弘殷是一个带兵的将军，随时都有战死沙场的可能。如果妻子杜氏所生儿女（尤其是儿子）都像过去那般一个接着一个地夭折，那他岂不就有断子绝孙的危险？故而，杜氏在内室紧张地准备生孩子，赵弘殷在外屋的祈祷也很不轻松。他既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杜氏顺利地产下一儿，更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他的儿子平安长大、成人，从而了却他的心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外屋的赵弘殷比内室的杜氏还要紧张。瞧瞧，才三月天气，赵弘殷脸上沁出的汗珠便有黄豆粒那么大了。

其实，赵弘殷在观世音的面前也只跪了约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他就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因为他听见了从内室里传出的婴儿的哭声。只是那哭声太过清脆，像是发自女婴之口。所以，赵弘殷起身之后，一时怔住了。

产婆从内室走出，来到赵弘殷身边，笑容满面地言道：“恭喜大将军，贺喜大将军，夫人平安，少爷也平安……”

“少爷？”赵弘殷大喜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产婆，“你是说，夫人为我生了一个儿子？”

“可不是，”产婆讨好地道，“少爷足足有七八斤重，长得方面大耳，一看便知是大福大贵之人！”

产婆话未落音，赵弘殷已经奔到了内室的门口，但旋即，他又跑回到产婆的跟前，先是冲着观世音佛像虔诚地鞠了一个躬，然后向产婆表示感谢，并叫产婆去管家那里领赏钱，接着甩开大步，跨进了内室。

赵弘殷跨进内室的时候，仿佛看见满屋皆为红光盘绕，红光中还飘散着一股股让人沉醉的异香。更为奇妙的是，杜氏怀中的那个婴儿，从头到脚都呈现出一种耀眼的金色。这种金色三日之后才退。

且说赵弘殷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入内室之后，又一步跨到了床前，目光定定地望着杜氏的怀中，仿佛杜氏怀中的婴儿与他赵弘殷没有什么关系。

杜氏颇为诧异地问道：“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”

赵弘殷动了动双唇：“夫人所生……果然是儿子？”

杜氏展开怀中的婴儿，露出婴儿腿间那“宝贝”，道：“将军请仔细观瞧……”

“果然是儿子，果然是儿子！”赵弘殷有点忘形，声音略略大了些。婴儿似乎很敏感，顿时“哇”地哭起来。慌得赵弘殷“啪”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嘴里还言道：“为父该死，竟然吓着我儿……”

杜氏将乳头送入婴儿嘴边，婴儿一会平静了下来。赵弘殷盯着婴儿对杜氏言道：“夫人又辛苦了一回……”

杜氏轻叹道：“辛苦不辛苦没什么，但愿这孩子万事大吉啊！”

赵弘殷不禁又想起那天折的一子一女来，杜氏也默然不语。屋内气氛一时有些凝重，还多少有点感伤。只有那小婴儿，安然地闭着双目，全然不把屋内的凝重和感伤当做一回事。

第二天，赵弘殷为自己新生的儿子取名“匡胤”。“匡胤”是匡救后世的意思，与夭折的那个“匡济”的名字的含义大同小异。给儿

子命名之后，赵弘殷又有些后悔：第一个儿子取名“匡济”，刚满周岁便夭折了，第二个儿子取名“匡胤”，岂不是有不祥之嫌？

赵弘殷把这种后悔对妻子说了，并有意为儿子另起一个名儿。杜氏却不以为然，她对赵弘殷言道：“何必为胤儿改名？人的寿数自有天定，与名号何干？”

赵弘殷平素是很尊重妻子意见的。杜氏既然这么说，他也就取消了改名的念头，只是心中始终忐忑不安。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杜氏虽然认为人的寿长命短“自有天定”，一但对赵匡胤的呵护却从不敢大意分毫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叫丈夫去买两个伶俐的丫环来共同伺候赵匡胤。赵弘殷倒好，一下子买来了六个丫环。一天到晚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赵匡胤的身边都至少有两个丫环在守护。纵然如此，周岁以前的赵匡胤也不大不小地生了几场病。赵匡胤每一次生病，都唬得赵弘殷和杜氏战战兢兢。有一回，赵匡胤发了半天烧，却吓得赵弘殷也一连三天高烧不退。

然而，赵匡胤自己却按照固有的规律在一天天地长大。八个月的时候，他开始蹒跚学步，长到十个月，他就已经能清晰地喊“爹”、“娘”了，个头明显的比同龄小孩要高出一大截。

眼看着，赵匡胤就要满周岁了。赵弘殷的心中不禁惶恐起来。为何？赵弘殷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在满周岁后不幸夭折的。

赵弘殷向妻子建议道：“夫人，我以为，就不要给胤儿抓周了……”

杜氏不同意：“将军，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，与抓周何干？”

杜氏虽为女流之辈，但比丈夫更有主见。赵弘殷最后道：“那就听夫人的吧！”

所谓“抓周”，即是在小孩满周岁那一天所做的一种游戏。让小孩坐于某处，面前摆放着一些不同种类的东西让小孩伸手抓，小孩第一次抓住何物，便可据此推测小孩将来是何人。比如，小孩第一次抓到的是食物，那这小孩以后就是一个好吃鬼，如果第一次抓到的是书本，那这小孩长大后就能考取功名。

抓周既然是游戏，真正相信它的人并不多，但有些父母却对此十分认真，赵弘殷和杜氏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惜的是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赵匡济就是在抓周后的第二天突发高烧，第三天即离他们而去，所以，赵弘殷对抓周一事心中发憊。

赵匡胤满周岁的那一天终于来了。抓周的时候，赵弘殷在儿子的面前放了一大堆东西，有吃的、玩的、用的……数书本最多。赵弘殷拿了五六本书放在距赵匡胤最近的地方。很明显，赵弘殷希望儿子的小手第一次就抓到书本。

但赵匡胤没有去抓书本。确切说，他什么也没有抓，两只小手只是在身前舞动，可就是不抓。

赵弘殷有些急了：“胤儿，你倒是快点抓啊……”

杜氏瞧出了点名堂：“将军，你看胤儿在看什么？”

可不是吗？赵匡胤一对小眼珠子滴溜溜地朝着赵弘殷的身后瞅。赵弘殷身后的墙壁上，悬挂着一柄剑。那柄剑曾握在赵弘殷的手里多次征战沙场。

赵弘殷皱了皱眉，然后吩咐仆人道：“将剑取来，放在少爷面前。”

说来也怪，仆人刚把剑放在赵匡胤的面前，赵匡胤的双手就“扑”地抓住了剑鞘，且一只小手还慢慢地摸到了剑柄上，似乎是要将剑从鞘里拔出来。再看赵匡胤的脸，明显的有一种满足的神情。

“夫人，”赵弘殷又皱起了眉，“这孩子，好像有点奇怪……”

杜氏却不以为然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喜欢舞刀弄枪，胤儿自然也就喜欢剑。”

是啊，第一个儿子赵匡济倒是在抓周的时候抓着了书本，但周岁就死了。说不定，胤儿舍书抓剑，是个好兆头呢。

尽管如此，在赵匡胤抓周之后，赵弘殷的心也还是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好在他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三年也过去了，赵匡胤在茁壮地成长着。而且，自满周过后，赵匡胤好像从未得过什么病。赵弘殷这才略略安下了心。杜氏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看着赵匡胤的身影微笑。

到了后唐长兴三年(公元 932 年)春，赵匡胤已经六岁了，小小的身子骨，结实得就像一头小牛犊。他曾偷偷地溜出家门，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揍得鼻青脸肿。赵弘殷知道后，本想好好地惩罚赵匡胤一顿的，可杜氏却道：“胤儿能将比他大的孩子打败，说明胤儿有出息。”杜氏这么说了，赵弘殷也就不便对赵匡胤动手了，加上膝下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即使杜氏不劝阻，恐赵弘殷也不会把儿子怎么样。最终，赵弘殷自己亲自到被打的那个男孩家里赔礼道歉后，才算了事。

然而，有一回，赵弘殷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硬是当着杜氏的面，狠狠地打了赵匡胤一巴掌。原因是，赵匡胤在家里拿木棍当剑耍，将一个仆人的脸戳了好几道血口子。

赵弘殷打赵匡胤的时候，杜氏流泪了。赵弘殷连忙对杜氏道：“夫人，不是我狠心……他才这么一点大，就如此胡闹，将来又会如何？”

杜氏抹了抹眼泪道：“将军，送胤儿去念书吧。”

赵弘殷自然没有意见。就这么着，六岁的赵匡胤，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。

教赵匡胤读书的，是一位姓陈的先生，年岁虽不是很大，但长得瘦骨嶙峋的，又有一把较长的胡子，所以一眼看上去，便颇有一副老学究模样。

陈学究教书在洛阳一带小有名气。然而他名气再大，似乎也奈何不了赵匡胤。与赵匡胤同学的有七八个小孩，陈学究在台上摇头晃脑、之乎者也的时候，那七八个小孩都诚惶诚恐地盯着陈学究，生怕听漏了一个字。而赵匡胤却拿一只眼睛瞥着陈学究的胡须，另一只眼睛瞟向窗外，看窗外行人匆匆或鸡飞狗跳。陈学究发现了，提问赵匡胤，赵匡胤站起来，一脸的茫然，又一脸的无辜，弄得陈学究哭笑不得，只能连说几句“不可教也”了事。

最让陈学究哭笑不得的是在一个阴天的上午。陈学究讲解孔子，讲解得眉飞色舞、声情并茂。在陈学究的口中，孔子简直就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圣人。就在陈学究将要结束自己的讲解时，赵匡胤突然起身问道：“先生，那孔圣人会骑马吗？”

陈学究一愣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孔圣人……经常乘坐马车出游……”

“先生，”赵匡胤紧接着问道，“那孔圣人会舞剑吗？”

陈学究真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但还是言道：“孔圣人……看过别人舞剑……”

赵匡胤“扑哧”一声乐了：“先生，那孔圣人一不会骑马二不会舞剑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如何能称做圣人？只不过是一个能认得几个字的小老头罢了，先生这么起劲地夸他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

与赵匡胤同学的七八个小孩也大着胆子笑起来。陈学究一时很是难堪，手中的戒尺举起多高，但终究没有打向赵匡胤。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赵匡胤的父亲毕竟是当朝的将军，陈学究不能不有所顾忌。

陈学究找到赵弘殷道：“将军大人，贵公子无心读书，又目无尊长，还肆意贬损先贤，陈某无能，实在难以教导，还是请将军大人将贵公子领回。”

慌得赵弘殷又是赔礼又是道歉，并再三请求陈学究留下赵匡胤。陈学究似乎已拿定主意，非要将赵匡胤辞退。最后，杜氏说了一句话，终于使陈学究改变了主意。杜氏言道：“胤儿在你那里上学，我们付你双倍学费。”

陈学究在教书上虽有名气，但家境却也清贫。听了杜氏的话后，他勉强地点了点头道：“……请将军和夫人多多地管教贵公子！”

赵弘殷回家后，便追问赵匡胤是如何得罪陈学究的。赵匡胤也不隐瞒，老老实实地说出原委。赵弘殷大惊道：“难怪陈先生生气……你如何能这般侮辱孔圣人？”

“我没有侮辱孔圣人！”赵匡胤昂起头，“孩儿说的是实话，也是心里话。那孔圣人既不会骑马又不会舞剑，就算不得有什么真本领！”

“大胆！”赵弘殷大喝一声，举手就要打向儿子。杜氏忙道：“将军息怒！妾身以为，胤儿所言也不无道理！”

赵弘殷长叹一声道：“夫人啊，我倒是会骑马会舞剑吧？可到现在不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将军吗？我是希望胤儿能够好好的读书，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前程啊！”

杜氏却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岂能勉强？何况胤儿尚小，能认识几个字也就是了。”

于是赵匡胤就继续跟着陈学究念书识字了。还同过去一样，无论陈学究讲什么，赵匡胤都三心二意。好在赵匡胤也不多说话，只静静地坐在窗边。陈学究呢，只当没有赵匡胤这么一个学生，甚至看都懒得看赵匡胤一眼。

然而，出乎陈学究意料的是，每次考试，赵匡胤的成绩并不很差，有一回，赵匡胤甚至考了个第二名。赵匡胤有如此成绩，如果陈学究戴有眼镜的话，那当真要大跌眼镜了。

日出日落，冬去春来。一转眼，赵匡胤八岁了，已经念了两年书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，使得赵匡胤不得不中断了学业。

那是一天下午，赵匡胤依旧坐在窗边有心没心地听着陈学究讲课。倏地，赵匡胤发现，窗外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，几个军士正在逗弄一匹马。赵匡胤一时兴起，便假装肚子不舒服，要出去方便。陈学究“嗯啊”一声，赵匡胤就飞也似地跑出了屋子。

赵匡胤一口气跑到了那匹马的近旁。几个军士恰巧是赵弘殷的手下，其中有认识赵匡胤的，便迎上来打招呼。赵匡胤问是怎么回事，一军士回答：这是一匹北方来的马，未曾驯服过，我们正在试图驯服它。

一军士爬上马背，另一军士紧紧地拽住缰绳。刚开始，那马还挺老实，动也不动，可突地，那马长嘶一声，两只前蹄刨起多高，马背上的军士“咕咚”一声便摔倒在地，摔得满嘴都是泥。若不是拽缰绳的军士卖力气，马早已不知跑到哪里了。

另一位军士不服气，身子一纵就跃上了马背，姿态十分潇洒。可惜的是，他刚一跃上马背，那马就四蹄乱蹶，一会儿甩头，一会儿耸臀，甩得他“嗷嗷”直叫，耸得他魂飞魄散，最终，他惊呼一声，十分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一头栽在马下。好半天，在同伴的帮助下，他

才“哼哧哼哧”地爬起身，爬起身之后，他呲牙咧嘴地说道：“胡马野性太重，诚不可驯也！”赵匡胤看得心痒，不觉前趋一步道：“我来骑它试试。”

一军士忙道：“公子切莫拿此开玩笑，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！”

其他军士也纷纷劝阻赵匡胤。赵匡胤却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不就是一匹马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

说着话，赵匡胤就来到马下，试图爬到马背上去。可是，他虽然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出一截，但站在马前，却显然太过矮小。凭他一个人要想骑上马背那是不可能的。

赵匡胤叫一个军士抱他上马。那军士畏畏葸葸地不敢答应。赵匡胤眼珠子一转道：“我只是到马背上去坐一坐，然后就下来，还不行吗？”

那军士迟疑了一下，最终将赵匡胤抱上了马，但两只手却紧紧地扶着赵匡胤。赵匡胤言道：“你把手拿开，你这样扶着我不舒服。”

那军士犹犹豫豫地拿开了手，可始终站在马肚子的旁边。赵匡胤得意地叫道：“你们看，这马不是挺老实吗？”

是呀，赵匡胤在马背上一会儿顺骑、一会儿倒骑，还时不时地拍拍马屁股，那马却动也不动，像是睡着了。

几个军士面面相觑。一军士言道：“真是奇怪呀！这马好像认识赵公子似的。”

赵匡胤趁机对握缰绳的军士道：“把缰绳给我，我骑它蹀躞蹀躞。”

那军士下意识地将缰绳交给了赵匡胤。令军士们又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。赵匡胤一抖缰绳，那马竟然缓步徐行起来。几个军士一边跟在马的后面走，一边咿咿称奇不已。

但很快，几个军士便大惊失色了。那马走着走着，突地昂首一叫，接着便撒开四蹄，狂奔疾跑起来。吓得那几个军士一边大叫“赵公子”一边拼命地追赶。可人的双腿是跑不过马的四蹄的。眼看着，那马就驮着赵匡胤跑出很远了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那马一开始是朝着陈学究家的方向跑去的，接着便围着陈学究的家转起圈来。那几个军士前堵后追，想把马截住，可马不理睬，只顾由着性子转圈。几个军士又不敢硬拦，只能惊慌失措地大呼小叫。

正在屋里讲课的陈学究听到了呼叫声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想出去看个究竟。巧的是，陈学究刚迈出屋，那匹马就呼啸而至。吓得陈学究“啊呀”一声怪叫，慌忙转身躲避。躲是躲过去了，但陈学究在情急之中却闪了腰，还扭了脚，他只能痛苦地坐在门槛上“哎哟哎哟”地呻吟。

几个军士顾不得什么陈学究，依然慌慌张张地试图将马阻住。大约有半个时辰光景，那匹马终于在几个军士的身边停住了。马同几个军士一样的累，都在“呼哧呼哧”地喘着粗气。不过马并不是几个军士拦住的，而是马背上的赵匡胤用缰绳勒住的。

当几个军士提心吊胆地向马围拢过去的时候，赵匡胤正在马背上同马赌气：“你跑啊？你怎么不跑了？”

见赵匡胤安然无恙，几个军士这才把心从嗓子眼儿放回到了肚里。有一个军士可能累得虚脱了，居然一屁股瘫在了地上。

赵匡胤“嗖”地从马上跳下来，几个军士张大眼睛像不认识似的瞪着赵匡胤。赵匡胤都被瞪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：“你们，为何如此看我？”

一军士问道：“公子适才一直骑在马上？”

赵匡胤回道：“那是自然。这匹马想跑，我就索性让它跑个够！”

那军士竖起大拇指道：“公子真乃神人也！”

就在这时，陈学究看到了赵匡胤，想抓住他，可腰腿都疼得厉害，只得扯开嗓门儿叫道：“赵匡胤，我陈某即使饿死，也决不再让你踏入学堂一步！”

陈学究当然没有饿死。他一瘸一拐地找到了赵弘殷。赵弘殷满面惭色地说道：“小儿太过调皮，真是委屈陈先生了。”

赵匡胤便失了学，不过也没有挨父亲的打。这倒不是因为杜氏从中帮衬，原因是，当时的赵弘殷已经没有什么心思来管教儿子了。国家形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后唐明宗李直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手里夺过江山、做了几年皇帝之后，死了，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，史称后唐闵帝。然而，李从厚只当了一年的皇帝，就被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杀死。李从珂杀死李从厚之后，自立为帝，是为后唐末帝。但李从珂的好景也不长。李直有一个女婿，叫石敬瑭，时任河东节度使，见几年之内，皇上换了几茬，便也滋生了做皇帝的念头。只是当时的石敬瑭，其势力还无法与李从珂相抗衡，无奈之下，石敬瑭就屈膝投靠北方的契丹族。

为了获取契丹国辽太祖耶律德光的支持，石敬瑭许诺说：只要能做上皇帝，除每年向契丹贡献三十万匹帛及金银珠宝外，还将河北、山西一带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。耶律德光高兴了，立即派兵赶走李从珂，在汴梁册立石敬瑭为皇帝，国号为“晋”（史称“后晋”，石敬瑭即后晋高祖）。

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，但却只是一个儿皇帝。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为皇帝的文表中明明白白地写道：